


William Trevor

出轨

A BIT ON THE SIDE

[爱尔兰] 威廉·特雷弗 著 杨凌峰 译




 上海文艺出版社

William Trevor

出轨

A BIT ON THE SIDE

[爱尔兰] 威廉·特雷弗 著 杨凌峰 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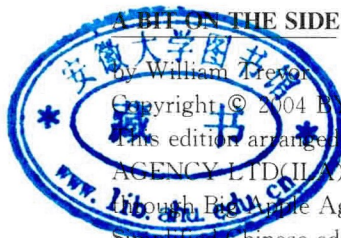
 上海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出轨/(爱尔兰)特雷弗著;杨凌峰译.—上海:
上海文艺出版社,2015
ISBN 978-7-5321-5624-5

I. ①出… II. ①特… ②杨… III. ①短篇小说-小说集-爱尔兰-现代 IV. ①I56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005584 号



A BIT ON THE SIDE

by William Trevor

Copyright © 2004 BY WILLIAM TREVOR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INTERCONTINENTAL LITERARY
AGENCY LTD(USA)

through Publicible Agency, Inc., Labuan, Malaysia.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 2015 SHANGHAI 99 CULTURE CONSULTING CO.,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09-2014-989

总策划:黄育海
责任编辑:俞雷庆
选题策划:彭伦 欧雪勤
装帧设计:张志全

出轨

(爱尔兰)威廉·特雷弗 著
杨凌峰 译

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上海绍兴路74号

电子信箱:cslem@public1.sta.net.cn

网址:www.slem.com

总经售:山东临沂新华印刷物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8.5 字数 150,000

2015年3月第1版 2015年3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321-5624-5/I·4475 定价:29.00元



SHORT CLASSICS

短经典

短篇小说的物理

——“短经典”总序

王安忆

好的短篇小说就是精灵，它们极具弹性，就像物理范畴中的软物质。它们的活力并不决定于量的多少，而在于内部的结构。作为叙事艺术，跑不了是要结构一个故事，在短篇小说这样的逼仄空间里，就更是无处可逃避讲故事的职责。倘若是中篇或者长篇，许是有周旋的余地，能够在宽敞的地界内自圆其说，小说不就是自圆其说吗？将一个产生于假想之中的前提繁衍到结局。在这繁衍的过程中，中长篇有时机派生添加新条件，不断补充或者修正途径，也允许稍作旁骛，甚至停留。短篇却不成了，一旦开头就必要规划妥当，不能在途中作无谓的消磨。这并非暗示其中有什么捷径可走，有什么可被省略，倘若如此，必定会减损它的活力，这就背离我们创作的初衷了。所以，并不是简化的方式，而是什么呢？还是借用物理的概念，爱因斯坦一派有一个观点，就是认为理论的最高原则是以“优雅”与否为判别。“优雅”在于理论又如何解释呢？爱因

斯坦的意见是：“尽可能地简单，但却不能再行简化。”我以为这解释同样可用于虚构的方式。也因此，好的短篇小说就有了一个定义，就是优雅。

在围着火炉讲故事的时代，我想短篇小说应该是一个晚上讲完，让听故事的人心满意足地回去睡觉。那时候，还没有电力照明，火盆里的烧柴得节省着用，白昼的劳作也让人经不起熬夜，所以那故事不能太过冗长。即便是《天方夜谭》里的谢赫拉查达，为保住性命必须不中断讲述，可实际上，她是深谙如何将一个故事和下一个故事连接起来。每晚，她依然是只讲一个故事，也就是一个短篇小说。这么看来，短篇小说对于讲故事是有相当的余裕，完全有机会制造悬念，让人物入套，再解开扣，让套中物脱身。还可能，或者说必须持有讲述的风趣，否则怎么笼络得住听众？那时代里，创作者和受众的关系简单直接，没有掩体可作迂回。

许多短篇小说来自这个古典的传统。负责任的讲述者，比如法国莫泊桑，他的著名的《项链》，将漫长平淡的生活常态中，渺小人物所得出的真谛，浓缩成这么一个有趣的事件，似乎完全是一个不幸的偶然。短篇小说往往是在偶然上做文章，但这偶然却集合着所有必然的理由。理由是充分的，但也不能太过拥簇，那就会显得迟滞笨重，缺乏回味。所以还是要回到偶然性上，必是一个极好的偶然，可舒张自如，游刃有余地容纳必然形成的逻辑。再比如法国都德的《最后一课》，法国被占领，学校取消法语课程之际，一个逃学孩子的一天。倘是要写杂货店老板的这一天，怕就没那么切中要害。这些短篇多少年来都是作范例的，自有它们的道理。法国作

家似乎都挺擅长短篇小说，和精致的洛可可风气有关系吗？独具慧眼，从细部观望全局。也是天性所致，生来喜欢微妙的东西，福楼拜的长篇，都是以纤巧的细部镶嵌，天衣无缝，每一局部独立看也自成天地。普鲁斯特《追寻逝去的时光》，是将一个小世界切割钻石般地切成无数棱面，棱面和棱面折射辉映，最终将光一揽收尽，达到饱和。短篇小说就有些像钻石，切割面越多，收进光越多，一是要看材料的纯度，二是看匠人的手艺如何。

短篇小说也并不全是如此晶莹剔透，还有些是要朴拙许多的，比如契诃夫的短篇。俄国人的气质严肃沉重，胸襟阔大，和这民族的生存环境、地理气候有关，森林、河流、田野、冬季的荒漠和春天的百花盛开，都是大块大块、重量级的。契诃夫的短篇小说即便篇幅极短小，也毫不轻薄，不能以灵巧精致而论，他的《小公务员之死》、《变色龙》、《套中人》，都是短小精悍之作，但其中的确饱含现实人生。是从大千世界中攫取一事一人，出自特别犀利不留情的目光，入木三分，由于聚焦过度，就有些变形，变得荒谬，底下却是更严峻的真实。还有柯罗连科，不像契诃夫写得多而且著名，却也有一些短篇小说令人难忘，比如《怪女子》，在流放途中，押送兵讲述他押送一名女革命党的经历——俄罗斯的许多小说是以某人讲故事为结构，古时候讲故事的那盆火一直延续着，在屠格涅夫《白静草原》中是篝火，普希金的《黑桃皇后》则是客厅里的壁炉，那地方有着著名的白夜，时间便也延长了，就靠讲故事来打发，而在《怪女子》里，是驿站里的火炉。一个短暂的邂逅，恰适合短篇小说，邂逅里有一种没有实现的可能性，可超出事情本身，不停地

伸展外延，直向茫茫天地。还有蒲宁，《轻盈的呼吸》。在俄罗斯小说家，这轻盈又不是那轻盈。一个少女，还未来得及留下连贯的人生，仅是些片鳞断爪，最后随风而去，存入老处女盲目而虔诚的心中，彼此慰藉。一个短篇小说以这样涣散的情节结构起来，是必有潜在的凝聚力。俄国人就是鼎力足，东西小，却压秤，如同陨石一般，速度加重力，直指人心。

要谈短篇小说，是绕不开欧·亨利的，他的故事，都是圆满的，似乎太过圆满，也就是太过负责任，不会让人的期望有落空，满足是满足，终究缺乏回味。这就是美国人，新大陆的移民，根基有些浅，从家乡带了上路的东西里面，就有讲故事这一钵子“老娘土”，轻便灵巧，又可因地制宜。还有些集市上杂耍人的心气，要将手艺活练好了，暗藏机巧，不露破绽。好比俗话说：戏法人人会变，各有巧妙不同。欧·亨利的戏法是甜美的伤感的变法，例如《麦琪的礼物》，例如《最后的常春藤叶子》，围坐火盆边上的听客都会掉几滴眼泪，发几声叹息，难得有他这颗善心和聪明。多少年过去，到了卡佛，外乡人的村气脱净，已得教化，这短篇小说就要深奥多了，也暧昧多了，有些极简主义，又有些像谜，谜面的条件很有限，就是刁钻的谜语，需要有智慧并且受教育的受众。是供阅读的故事，也是供诠释的故事，是故事的书面化，于是也就更接近“短篇小说”的概念。塞林格的短篇小说也是书面化的，但他似乎比卡佛更负责任一些，这责任在于，即便是如此不可确定的形势，他也努力将讲述进行到底。把理解的困难更多地留给自己，而不是读者。许多难以形容的微妙之处，

他总是最大限度传达出来，比如《为埃斯米而作》，那即将上前线的青年与小姑娘的茶聊，倘是在卡佛，或许就留下一个玄机，然后转身而去，塞林格却必是一一道来。说得有些多了，可多说和少说就是不同，微妙的情形从字面底下浮凸出来，这才是真正的微妙。就算是多说，依然是在短篇小说的范围里，再怎么样海聊也只是一次偶尔的茶聊。还是那句话，短篇小说多是写的偶然性，倘是中长篇，偶尔的邂逅就还要发展下去，而短篇小说，邂逅就只是邂逅。困惑在于，这样交臂而过的瞬间里，我们能做什么？塞林格就回答了这问题，只能做有限的事，但这有限的事里却蕴藏了无限的意味。也许是太耗心血了，所以他写得不多，简直不像职业作家，而是个玩票的。而他千真万确就是个职业作家，唯有职业性写作，才可将活计做得如此美妙。

意大利的路伊吉·皮兰德娄，一生则写过二百多个短篇小说。那民族有着大量的童话传说，像卡尔维诺，专门收集整理童话两大册，可以见出童话与他们的亲密关系，也可见出那民族对故事的喜爱，看什么都是故事。好像中国神话中的仙道，点石成金，不论什么，一经传说，就成有头有尾的故事。比如，皮兰德娄的《标本鸟》，说的是遗传病家族中的一位先生，决心与命运抗争，医药、营养、节欲、锻炼，终于活过了生存极限，要照民间传说，就可以放心说出，“从此他过着幸福的生活”，可是在这里事情却还没有完，遗传病的族人再做什么？再也想不到，他还有最后一搏，就是开枪自杀，最后掌握了命运！这就不是童话传说，而是短篇小说。现代知识分子的写作渐渐脱离故事的原始性，开始进入现实生活的

严肃性，不再简单地相信奇迹，事情就继续在常态下进行。而于常态，短篇小说并不是最佳选择，卡佛的短篇小说是写常态，可多少晦涩了。卡尔维诺的短篇很像现代寓言，英国弗吉尼亚·伍尔芙的短篇更接近于散文，爱尔兰的詹姆斯·乔伊斯的《都柏林人》则是一个例外，他在冗长的日常生活上开一扇小窗，供我们窥视，有些俄国人的气质。依我看，短篇小说还是要仰仗奇情，大约也因此，如今短篇小说的产出日益减少。

日本的短篇小说在印象中相当平淡，这大约与日本的语言有关，敬语体系充满庄严的仪式感，使得叙述过程曲折漫长。现代主义却给了机缘，许多新生的概念催化着形式，黑井千次先生可算得领潮流之先。曾看过一位新生代日本女作家山田咏美的小说，名叫《YO—YO》，写一对男女相遇，互相买春，头一日她买他，下一日他买她，每一日付账少一张钱，等到最后，一张钱也不剩，买春便告罄结束。还有一位神吉拓郎先生的一篇名叫《鲑鱼》的小说，小说以妻子给闺蜜写信，因出走的丈夫突然归来停笔，再提笔已是三个月后，“他完全像鲑鱼那样，拼命地溯流而归……”浅田次郎的短篇《铁道员》因由影星高仓健主演的电影而得名，他的短篇小说多是灵异故事，他自述道是“发生在你身上……温柔的奇迹”，这也符合我的观念，短篇小说要有奇情，而“温柔的奇迹”真是一个好说法，将过于夯实的生活启开了缝隙。相比较之下，中国的语言其实是适合短篇小说的，简洁而多义，扼要而模糊，中国人传统中又有一种精致轻盈的品位，比如说著名的《聊斋志异》，都是好短篇，比如《王六郎》，一仙一俗，聚散离合，相识相知，是古代

版的《断背山》，却不是那么悲情，而是欣悦！简直令人觉着诡异，短篇小说是什么材料生成的，竟可以伸缩自如，缓急相宜，已经不是现代物理的概念能够解释，而要走向东方神秘主义了！

现在，“短经典”这套世界现当代短篇小说丛书的出版，又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性。会有多少意外发生呢？

二〇一一年二月二十六日 上海



短经典·第一辑

《幻之光》

[日本]宫本辉 著 林清华 译

《绕颈之物》

[尼日利亚]奇玛曼达·恩戈兹·阿迪契 著 文敏 译

《幸福国的故事》

[美国]E.L. 多克托罗 著 朱世达 邹海仑 译

《海的沉默》

[法国]维尔高 著 祝一舒 李焱中 译

《俄罗斯套娃》

[阿根廷]比奥伊·卡萨雷斯 著 魏然 译

《时光匆匆老去》

[意大利]安东尼奥·塔布齐 著 沈萼梅 译

《突然，响起一阵敲门声》

[以色列]埃特加·凯雷特 著 楼武挺 译

《水银虫》

[日本]朱川湊人 著 詹磊如 译

《房间里的阿尔及尔女人》

[阿尔及利亚]阿西娅·吉巴尔 著 黄旭颖 译

《吃鸟的女孩》

[阿根廷]萨曼塔·施维伯林 著 姚云青 译

短经典·第二辑

《巴卡卡伊大街》

[波兰]维托尔德·贡布罗维奇 著 杨德友 赵刚 等译

《一个自杀者的传说》

[美国]大卫·范恩 著 潘爱娟 译

《当我们谈论安妮·弗兰克时我们谈论什么》

[美国]内森·英格兰德 著 李天奇 译

《像你我一样的男孩和女孩》

[美国]艾琳·凯尔 著 冷枫 译

《别人的房间，别样的景观》

[巴基斯坦]达尼亚尔·穆伊努丁 著 杨立新 冷杉 译

《夏屋，以后》

[德国]尤迪特·海爾曼 著 任国强 戴英杰 译

《闯入者》

[日本]安部公房 著 伏怡琳 译

《如果·爱》

[日本]津村记久子 著 安伊文 译

《哥哥回来了》

[韩国]金英夏 著 薛舟 著

《当“9”翻转归零》

[美国]大卫·班尼奧夫 著 有印良品 译

短经典·第三辑

《奇山飘香》

[美国]罗伯特·奥伦·巴特勒 著 胡向华 译

《蝴蝶的舌头》

[西班牙]马努埃尔·里瓦斯 著 李静 译

《时间之战》

[古巴]阿莱霍·卡彭铁尔 著 陈峭 译

《大千世界》

[美国]迈克尔·夏邦 著 李亮 译

《牧神的午后》

[日本]北杜夫 著 曹艺 译

《忍川》

[日本]三浦哲郎 著 谭品华 谭一珂 译

《维他命F》

[日本]重松清 著 郑晓兰 译

《不中用的狗》

[德国]海因里希·伯尔 著 刁承俊 译

《迷宫》

[俄罗斯]柳德米拉·彼得鲁舍夫斯卡娅 著 路雪莹 译

《出轨》

[爱尔兰]威廉·特雷弗 著 杨凌峰 译

目录

001	坐对死人
018	传统
038	贾斯蒂娜的牧师
059	在外一晚
084	格来利斯的遗产
102	孤独
131	圣像
157	罗丝哭了
173	大票子
198	在街头
218	舞蹈教师的音乐
233	出轨
251	译后记

坐对死人

他先是闭着眼睛的，然后睁开眼，说要看看马房。

艾米莉脸上没有反应，表情一片空白。她的面庞比他的年轻，但看上去也年轻不了多少。她面无表情，除了疲惫，她自己感觉到的疲惫。“从窗子这里看？”她说。

但他要下去看。他说：“把外套拿给我，好吗？还有，把靴子拿到门口去。”

她从床边起身离开。即使她不帮忙，他自己也会把事情搞定的，她很清楚——她认识他已经二十八个年头，嫁给他也有二十三年了。拿不拿外套给他，不会带来任何不同；即使她劝阻，也不会有什么用。

“你这样会没命的。”她说。

“新鲜空气会让人强壮。”

到了楼下，她把靴子在后门边放好，然后把帽子、围巾还有外套都拿给他。外套左袖筒上部连接肩背的地方绽线了，需要缝几针，这是她刚刚才注意到的。如果现在就去拿针线修补，他会等得不耐烦的，她知道。

她问：“你要去那里干什么？”他几乎没搭理她，只说了句，去稍微整理一下。

八天后，他死了。女医生安说，只穿着睡衣再加上一件外套去清理马房的场院，这并没有加快病情，让他提前去世。医生走了一小时后，杰拉蒂姊妹俩就来到了门前；她们还不知道他死了。

那时是晚上七点半。第二天早上这个时辰，殡葬承办人基恩就该来了。她把对这个对杰拉蒂姊妹说了，想让她们明白，她希望她们离开只是因为丈夫已经死了，而不是别的原因。不过，她也知道，如果丈夫还活着是不会同意杰拉蒂姊妹陪坐在他床头的。她们来得太迟了点——这倒是好事。

杰拉蒂姊妹已届中年，是两位嬷嬷，谁家有人即将辞世，她们就来陪坐在濒死者身边。艾米莉以前听说过她们，但不认识，甚至都从未见到过：她来为两人开门时，还不得不问了问她们的来历。她从未想到过杰拉蒂姊妹会带着好心善举走进这个有病人卧床的房间，而过去的七个月中，都是她独自一人在照料着丈夫和家务。两位嬷嬷是“圣母军”的成员；这个教友团体以慈善出名，不遗余力地支持圣文森特·德·保罗协会的扶危济困活动，还热心传播泽维尔·奥谢神父的著述——这是当地历史上的一位牧师，十九世纪八十年代远赴东方传道，感染疟疾，不幸早夭。

“我们礼拜二才听说了你家的事，”姊妹俩中身形更瘦小的那位对艾米莉表示歉意，“确实，有时候我们的消息不灵通。”

两姊妹中的另一个，更壮硕也更老一点，化了妆，戴有首饰，

也更注重她的衣着。但打头主动说话的却是容貌瘦削生硬的那一位，虽然她看似不喜言辞。

她说道：“我们是在麦克林西的店里听说的。”

“很抱歉，让你们空跑了一趟。”

“不会是空跑。”她停顿了一下，仿佛在这里停顿一下很有必要。她又补充道：“我们对您表示同情。”这一句是解释她们为什么没有白来。

这段对话完全是在大门口进行的。黄昏的暮色正要幻化为暗夜，但目光掠过小小前院的白灰墙，艾米莉仍然可以看到一辆小车停靠在路边上。天很冷，风旋舞着向东吹去。这两位妇女，心是好心，虽然她们把一切都搞拧了：从卡拉镇开车过来，来陪伴和送别一个根本就无意对她们的到来表示欢迎的人；好在还来迟了，这个人的去世让她们免除了一次尴尬遭遇。

“要不要来杯茶？”艾米莉提议道。

她设想她们会谢绝，说不能在这样一个时刻再来打搅她，然后就准备掉头离开。但两姊妹中宽肩膀的大个子却在那里犹疑起来，扫了她的同伴一眼。

“如果你觉得孤单，”小个子说道，“我们可以留下来陪陪你——如果这样能对你有一点帮助。”

死去的这个男人不信教。艾米莉煮茶时想到，关于这一点，可能有什么人已经告诉她们了。她丈夫或许会说，她们陪护濒死之人时不只是干坐在那里，看着病人的眼睛，而是还有别的意图；她猜

测那也有可能。经常有不信教的人在大限将至时，会忽然无来由地表露出向神皈依的最初征兆，她们满怀虔敬与同情，风尘仆仆地赶去陪护，或许就是期待着这个？探视告慰结束后，她们离开死者的住处，开车径直去到教区事务主持牧师那里汇报，便算完成了职责？杰拉蒂姊妹是否也是这种做派，她从没听到有人说过；即使有人说，她也不愿去相信。她们来只是出于好意，她再次提醒自己。

等她们离开，她也不打算上楼去，去看看死人的样貌。她现在只想把他留在那里，等着基恩早上来处理。他咽气之后不长的时间内，葬礼的日子就已经确定，将安排在下周的星期四；明天上午她会通知几个人，还要在《公告人》信息小报上刊登一个讣告。这场婚姻没有带来儿女：等周四一过，除了未还的债务，一切都了了结。她为果子面包片涂上奶油，又搅了搅壶里的茶，然后装在托盘里端出来。

她们还没脱掉外套，但稳稳地坐在那里，像石雕，相互之间隔着一点距离。

“挺冷的，”她说，“我来生火吧。”

“啊，不必不必，不用麻烦。”她们都表示客套，但她还是点起了火，整个夏天都放在壁炉铁隔栅后面的引火物立刻窜起腾腾的火苗。她为她们倒茶，问要不要加糖，然后请她们尝尝面包片。她们开始称呼她为艾米莉，仿佛跟她已经很熟。她们也报出了自己的名字：样子稍老的是姐姐，叫凯斯琳，妹妹叫诺拉。

“我没想到，”凯斯琳开始说话，但被诺拉打断了。

“哦，我们知道得很清楚，”她说，“你是新教徒，但那也完全